

無罪的罪人

武玉笑
刘南



甘肅人民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无 罪 的 罪 人

武玉笑 刘 南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电影文学剧本
无罪的罪人

武玉笑 刘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8年10月第1版 197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325

书号：10096·148 定价：0.29元



内 容 简 介

维族贫苦农民库尔班，在旧社会，被恶霸地主、反动资本家毛拉巴斯逼得家破人亡，背井离乡，受尽了人间的凄楚；解放后，他和千百万受罪的奴隶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库尔班在土改、合作化、大跃进的年代里，跟着党在同国内阶级敌人和苏修特务进行的顽强斗争中，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作品故事曲折、语言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

上 集

片头：银幕上出现一副双人脚镣，脚镣下，压一把热瓦甫琴和一把包银的手枪。接着推出片名：

无 罪 的 罪 人

第 一 章

深秋，天空阴云密布。

旁白：“故事发生在祖国西北边陲一个古老的城市”。

一座高大的烟囱，浓烟滚滚。

一所森严敞开的铁栅门上挂有维、汉两种文字写着的“阿勒墩市毛拉巴斯皮革厂”字样的木牌。一个手腕上挂着皮鞭的工头，把一张勾划红线的告示“唰”一声贴在了铁栅门上。告示全文是：

凡本厂年至三十的皮革工人，如有病体弱，不能背运皮毛七十公斤者，一律解雇，自谋生路。

厂主：毛拉巴斯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

栅门前，几个乘马提鞭的监工在不停地尖叫、呐喊：“快进，快进！不要拥挤！”

驮着生毛的驼队和背着一捆捆生皮的面黄饥瘦、衣不遮

体，汗流浹背的维吾尔族工人络绎不绝地向栅门里拥挤。

一个满脸横肉的监工挥鞭嘶叫：“快快快，畜牲！安拉有眼睛，不要怠工！”

另一个监工也嘶吼着：“怠工的可要割鼻子，割耳朵，挖眼睛了！”

在监工们的吼叫、口哨、鞭声等催促下，沉重的驼蹄，一双双赤脚，交错簇拥地走入门里。

满脸横肉的监工，忽然挥动皮鞭，向一位体格结实，浓眉大眼，约莫三十岁的汉族工人抽去。

汉族工人叫秦怀中，他猛地扭过头来，额前鲜血直流，两眼充满了愤怒的火焰，逼视着监工。

一位高个头的目光锐利、带着病容、约莫三十五岁的维吾尔族工人，一步跨到秦怀中的面前，吃力地负着肩上一大捆生牛皮，一把抓下自己头上的小帽，手臂颤抖着，无比疼怜地擦着秦怀中脸上的鲜血。

另一个监工脱口就骂：“滚开！你这个袒护异教徒的畜牲！”说着劈头就是几鞭。

维族工人惨叫一声，晕厥欲倒。

秦怀中急呼一声：“库尔班大哥！”忙伸手扶住这位维族工人。

二人顿时无力支持，被沉重的牛皮捆子压倒在地。

苦难深重的哼唱声起。……

一间昏暗的工棚里。

管帐先生尤奴斯头缠赛莱，神态阴冷，胡须修剪的异常整齐，正向一排排衣衫褴褛、跪在地上的工人宣读厂主命

令：“遵照圣明真主之忠诚使者毛拉巴斯厂主钦定告示决定……”

跪在前排的库尔班、秦怀中和所有的工人聚精会神，担惊受怕地注意听着这可怕的决定。

尤奴斯：“库尔班因患病体弱，已完全丧失厂方要求的体力，应立即解雇。……”

哼唱声更加悲惨激愤。……

库尔班挣扎地伸出手臂祈求着：“帐房先生，尤奴斯先生……”

秦怀中愤懑地：“这是条什么决定？！”

求情、抗议声一哄而起：“不能解雇他！”

“他带病干活还要解雇他？天理不容啊！”

“他家里还有老婆和两个孩子呐！”

尤奴斯一摆头，两个面目狰狞的工头走上来，架起库尔班向工棚外拖去。

库尔班拚命地挣扎着，回转身来伸出双手，象是要索取什么东西。

人们蜂拥而起，连连向工头说情。

秦怀中领悟地回转身，从板墙上取下一把热瓦甫琴，举在手里，在人群里挤着，喊着：“库尔班大哥！你的琴！”他终于挤出门去，“大哥，你的琴！”……

铁栅门外，两个工头使劲把库尔班推出去。库尔班力不支身，一头栽倒在街头的泥水潭里。

秦怀中奋不顾身地冲出铁栅门，见此情景惊愕得一愣，大声呼唤着：“库尔班大哥！”急匆匆地向库尔班扑

去。

厂门旁的一间靴子铺里，一位年轻体壮的靴子匠，闻声举目一望，吃惊地“喂咳”了一声，扔下手里的活冲出门来，向泥水潭跑去。他扑到泥水潭旁，见秦怀中一腿跪在泥水里，扶着脸色蜡黄、嘴角淌着鲜血的库尔班，忙跪下，用两手抓住库尔班的衣服，痛切地呼唤着：“库尔班大叔！我是哈力克，我是哈力克。大叔，大叔啊！……”他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这时，只听铁栅门“咔嚓”一声已被关闭。

秦怀中和哈力克扭头向高大的铁栅门望去，只见门内工头驱赶着挤在那里的工人，工人们同情、依恋地凝望着他们。

凄苦的哼唱声在继续……

秦怀中望着库尔班痛苦的面容，忙向靴匠：“哈力克，快，快！”

哈力克急忙伸手，和秦怀中从泥潭里把库尔班搀扶了起来。

库尔班喘了口粗气，慢慢睁开眼睛，他紧紧地咬着牙关，半晌，才仇恨地吐出了一句：“毛拉——巴斯！”

毛拉巴斯家的客厅里，豪贵济济，正在举行家宴。

长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桌上摆满了烤羊肉、熏马肠、油散子和各种水果、干果等丰盛的大盘食物。

毛拉巴斯头缠赛莱，一身西服外面罩着一件黑缎子的长夹袄。他庄重地扶桌站起，然后打开桌上的一只油漆小木盒。

豪贵们顿时用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木盒。

木盒内，一条金项链和一枚蓝宝石的金戒指在闪闪发光。

这时，披一领黑丝绒带金格子披巾的奴尔汗，和衣着讲究、仪表庄重、神态温文的乌斯满江虔敬地低头站起。

毛拉巴斯右手抚胸，向来宾们欠身施礼：“尊贵的来宾和亲属们，我毛拉巴斯有幸承请各位光临，参加我女儿奴尔汗和本市著名中学教员乌斯满江先生的订婚家宴，实属圣明的真主赐给我的无尚荣幸。”

“荣幸，荣幸，大家都荣幸。”来宾们欣喜地附和着。

毛拉巴斯从盒内拎起那金光灿灿的项链向奴尔汗脖颈上戴去，祝福着：“愿万能的真主赐给我女儿至高无尚的美德与贤惠。”

奴尔汗抚胸欠身致谢：“谢谢，爸爸。”

毛拉巴斯又拿起那只蓝宝石的戒指，戴在乌斯满江伸出来的左手中指上，祝福说：“愿真主赐给你非凡的才能和高无尚的智慧，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儿子了。”

乌斯满江欠身致谢：“谢谢，尊敬的爸爸，我能作您的儿子，是我终生最大的光荣。”

来宾们祝贺：“愿真主保佑，毛拉巴斯大阿訇和晚辈们，共仰前程，辉煌万里！”

毛拉巴斯不禁开怀大笑：“承蒙尊贵的各位抬举，我想智慧的明灯一定会照亮我的庄园和工厂，以及真主赐给我们穆斯林的天兰河畔这片宽广的乐土。可是，目前……”

一位宗教人士肉孜阿訇，抚胸欠身说：“目前，内地国共双方虽已爆发了全面内战，但这毕竟是异教徒汉人与汉人

相互并吞之内乱，并不违背真主旨意，毛拉巴斯阿訇理应安神无忧啊。”

乌斯满江毕恭毕敬：“爸爸，依我看，您应该积极支持民族军反对国民党了。”

毛拉巴斯极其蔑视地：“不，我不赞成民族军，他们既然反对国民党，就应该杀回灭汉！把那些杂物异教徒通通从这儿清除掉！这儿是神圣的安拉永远赐给我们穆斯林脚下的一片有自己民族信仰和世俗祖习的乐土！”

众宾客热烈赞许：“言之有理，高见，高见。”

肉孜阿訇微笑不语。

乌斯满江，奴尔汗郑重地点头承诺。

毛拉巴斯得意地笑起来，忽然高声呼喊：“来人啊，上饭！”

女仆阿依夏姆披着头纱，端一盘油卷急急走进门来，把盘子轻轻放到餐桌上。

毛拉巴斯见是面卷，霍然站起，怒视女仆：“饕呢？”

阿依夏姆忙欠身回答：“怕提汗大姐有病，饕还没烤好。”

毛拉巴斯怒气冲冲地奚落了一句：“奴才，那把异教徒的馍馍端来不好吗？”

客人们哄堂大笑。

阿依夏姆顿时心惊肉跳，嘴咬纱巾，退至一旁。

毛拉巴斯瞪了阿依夏姆一眼，深感有失体面，“唵啦”一下撩起夹袄，背操着两手气呼呼地向外走去。

院子里长廊下，消瘦病弱的怕提汗正跪在热气腾腾的饕坑边烤饕，她一边微弱地咳着，一边艰难地探着身子从饕坑

里往外取馍。十四岁的米娜娃跪在妈妈身边正帮她给生面馍上洒盐水。

米娜娃看见七岁的小弟弟塔什趴在馍坑的土台上，饥饿的双眼盯着盘子里烤好的肉馍迟迟不走，怪怨地：“塔什，快走开，别惹事。”

塔什不愿意地瞧着姐姐，还是离开了馍坑到一边玩去了。这时毛拉巴斯气势汹汹地背操两手从廊檐下迅步走来。

毛拉巴斯看了一眼木盘里少许几个烤好的肉馍，恶狠狠地盯着看怕提汗：“我说怕提汗，为什么才烤了这么点馍？”

怕提汗有气无力地说：“老爷，我身子有些不大舒服。”

毛拉巴斯：“为什么不早说？”

怕提汗：“我怕，怕……”

毛拉巴斯愠怒地：“怕什么？怕解雇吗？贪财的穷鬼！为了几个钱，耽误了我这么大的事！”骂着从脚下拾起一根皮鞭，朝怕提汗猛抽了一鞭，一下抽中了怕提汗的眼睛。

怕提汗“哇”地惨叫了一声，一头栽进了火红的馍坑。

米娜娃、塔什失声大叫着扑去：“妈妈！妈妈！……”

这时，库尔班被秦怀中和哈力克搀扶着突然跨进了院门，他们见此情景，万分吃惊。秦怀中止声地“啊”了一声，不顾一切地奔向馍坑。

哈力克紧跟着奔了过去。

库尔班悲愤交集，不知所措的双手抓着脸颊，疾呼了一声：“怕提汗！……”向馍坑猛扑过去。当他扑到馍坑旁，见秦怀中已经把浑身烟火缭绕的怕提汗背到了背上。

秦怀中急切地：“库尔班大哥，快走救人！”说着向院

门外奔去。

这时，库尔班象一尊塑象一样直愣愣地望着他们走去的背影。

毛拉巴斯双手一背，转身正要离去。

库尔班回身站住，目光象两把锋利的尖刀逼视着恶狠狠的毛拉巴斯。半晌，从牙缝里迸出了一句：“毛一拉一巴一斯！”

毛拉巴斯停住了脚步，正要回身施展淫威，只见库尔班脸色铁青，目光逼人，心里不由得有些怯惧。

库尔班把手里的热瓦甫慢慢放到馕坑的土台上，然后一步一步向毛拉巴斯面前走来。

毛拉巴斯脸上的横肉不停地抽动起来，他抡起皮鞭向库尔班抽去。

库尔班举臂一挡，一把夺过毛拉巴斯手里的皮鞭，两眼迸射着愤怒的火星，他一字一句说：“老爷，你也尝尝奴才手里的鞭子是什么滋味吧！你这个畜牲！”他说着抡起皮鞭，使出浑身的气力，猛抽着毛拉巴斯。

毛拉巴斯无力招架，终于跌倒地下，吼叫着，挣扎着，连滚带爬地向一棵老果树下滚去。鞭子不停地在他翻滚的身背上抽打着。

一位看守果园的年近五十的老阿一甫领着自己六岁的小女儿阿娜尔，拿着一把剪果树枝的大剪子正从果树后边走过来，见此情景不由得暗喜，喃喃自语了一句：“你毛拉巴斯也会变狗熊啦。”

这时豪贵们一下涌出院子里来，惊恐万状，哭泣尖叫，乱作一团，人们谁也不敢上前阻拦。

奴尔汗深受刺激地惊呼一声，晕厥了过去，当即被身边的人搀扶而去。

乌斯满江缩作一团，痛楚地哼叫着。

库尔班手里的皮鞭仍不停地在空中呼啸，突然，有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他注目一看，只见这只手的中指上戴着一枚闪光的蓝宝石的金戒指。

库尔班冷冷地向乌斯满江苍白的脸上盯了一眼，松开鞭子，迈腿就走。

阿依夏姆含着悲痛的眼泪双手拦住了库尔班：“阿姐她……”。

库尔班两手紧紧地握着阿依夏姆的双臂，轻轻地推开了她，大踏步地向外走去。

毛拉巴斯象具死尸一样躺在地上，脸上道道血痕，他挣扎着从腰边抽出一把包银的手枪，嘴里喃喃地说：“打死他！”手枪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在地上。

那只戴蓝宝石戒指的手从地下拣起了手枪。

阿依夏姆忙从镶坑的土台上拾起那把热瓦甫琴，急匆匆地追向院门，见库尔班已经扬长走去。她百般珍惜地把热瓦甫抱在怀里，凝望着库尔班身影消失的地方，两眼饱含着凄伶的泪水。

黄昏，暮色朦胧，天兰河在寂静中呜咽。

河岸的荒滩上，麻扎（墓园）旁。库尔班、秦怀中、哈力克用土块筑起了一座高大的土墓，三个人正用手裹泥。

米娜娃和塔什披戴着孝记，跪在墓前，泣不成声，不时地哭唤着：“妈妈呀！……妈妈！……”

几只乌鸦从他们头顶上飞过，发出几声凄凉的鸣叫，向远天飞去了，一切又归于宁静。

秦怀中忽然抬起头，象发觉了什么似的注视着暮色朦胧的身后。

身后不远处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

秦怀中一愣，警觉地：“不好，有人来了。”

库尔班“霍”地站起：“啊？！”

米娜娃、塔什不知所措，呆呆地跪在那里。

杂乱的脚步声愈来愈近。

哈力克急忙摔掉手里的泥巴，跑过去一手拉着米娜娃，一手拉着塔什：“快快！跟我走！”

库尔班催促着孩子：“快跟你哈力克大哥走！”

米娜娃、塔什依恋不舍地叫了一声：“爸爸！”……

哈力克一把拉着米娜娃和塔什急忙向一道土坎下跳去。

秦怀中和库尔班急忙穿进了墓园，来到一座高大的土墓后，秦怀中兴头示意，两个人正要分手逃跑，几十个持刀提棒的汉子从四面围扑过来。

秦怀中和库尔班奋力抵抗，终于寡不敌众，被他们捆绑了。

庄园的牢房里。

微弱的油灯光映照着四只悬空的戴着双人脚镣的赤脚。一阵抽打人体、撕裂人心的鞭声充满牢房。

库尔班、秦怀中被吊在房梁上，两个人的脊背上鞭痕累累，血迹斑斑。

他们的额头上冷汗淋漓，两人紧咬牙根忍受着巨大的痛

苦。

两名赤膊的打手气喘吁吁地抽打着库尔班和秦怀中。

一个满脸胡子肉头肉脑的带班人，手里拿着酒瓶，边喝酒边“嗯、嗯”地给打手使劲。

门缝里，一双仇恨的眼睛闪动着晶莹的泪花，这是阿依夏姆在门外窥视着牢房里的动静。

阿依夏姆当听到鞭声停止，脚步声向门边移动时，她迅速地闪到牢房后面的树丛里去了。

门“咯吱”一声被推开，两个打手拿着衣服，提着皮鞭跨出牢房门，摇摇晃晃地向一边走去。

带班人走出牢房，扔掉酒瓶，转身扣好门，“咔嚓”一声上了门锁，把钥匙别在裤带上，摇晃着肥胖的身子，向对面一间闪着灯亮的小屋走去。

阿依夏姆见人走远，这才慢慢地从树丛里走了出来，扶着墙角，望着牢房门上的大锁在凝思。

牢房里，库尔班和秦怀中相互依扶地站在镶有粗铁棍的石窗口前，凝望着洒满月光的街道。

街口上，哈力克领米娜娃和塔什，孤寂地站在已经上了封条的自己的靴子铺前，只见封条上写着：“暴徒库尔班的同伙哈力克，所属铺面归偿毛拉巴斯扩建本厂用。特此封闭。”

哈力克两眼饱含着辛酸的泪花，领着米娜娃和塔什，依依不舍地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靴子铺，向远处走去。

牢房里。

库尔班心碎肺裂地闭上了眼睛，两股热泪滚滚而下：“这个罪……什么时候才能了结？”

秦怀中，两手紧紧地抓着库尔班的肩头，深沉而又坚毅地说：“会了结的，库尔班大哥，会的。”

库尔班微微睁开眼睛，似信非信地望着秦怀中。

秦怀中：“一九四〇年，我在迪化给一位共产党的周先生当勤杂工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过：‘总有一天，穷人是要当家做主的’，我是信服这句话的。”

库尔班久久地凝望着秦怀中。

秦怀中目光炯炯：“是啊，库尔班大哥，要坚强。咱们维吾尔人有句俗语：‘宁愿象老虎一样死去，决不能象兔子一样活着。’天……会亮的。”

阿依夏姆轻捷地来到牢房带班人的小屋门前。她侧耳听了听，见无动静，便伸手轻轻地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躺在床上的带班人，“霍”一下欠起身子，见阿依夏姆走进来，他一轱辘翻身下床，眉飞色舞，兽性大发，咧开大嘴“嘿嘿”地笑着向阿依夏姆走来。

阿依夏姆恐惧地低着头，嘴里咬着头纱的一角，背着手紧靠墙壁站着。

带班人喷吐着满嘴的酒气，淫荡地笑着：“送上门来了呀！来吧，来吧。”说着伸出长满粗毛的手臂欲搂阿依夏姆。

阿依夏姆立即拿出一瓶酒举在他眼前。

带班人狂喜，接过酒瓶，用嘴咬开瓶盖，望着阿依夏姆嘿嘿地笑着，随即举起酒瓶，“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他扔掉酒瓶，摇晃着身子，又去搂抱阿依夏姆。

阿依夏姆双臂使劲猛地一推，带班人一个踉跄，“咕

咚”一声，一头撞在墙上，随即倒在地上。阿依夏姆扑上去，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只听见带班人“嗯嗯呀呀”地哼叫了几声，便再无声息。

阿依夏姆随即撩起带班人的衣服，从他的裤带上解下了牢房门上的那把钥匙，捏在手里。

一把钥匙“咔嚓”一声打开了牢房门上的大锁。牢房门“吱呀”一声被人轻轻地推开。

牢房里，坐在那里的库尔班和秦怀中惊异地望着门口。忽然听见后院上房里传来喊声：“阿依夏姆，端奶茶！”接着，一阵轻盈急促的脚步声从牢房门口离去，越走越远了。

库尔班、秦怀中手挽手地“忽啦”一下站了起来，两人相视了一眼，协调着步子，带着双人脚镣，跨出了房门。……

夜，宁静的象屏住了呼吸，明月隐退在云后，云层辉映着银色的亮边。

两只带着双人脚镣的赤脚，在另两只脚的带动下，协调地一颠一跛地踏进了草丛；

两只带双人脚镣的赤脚走过了泥泞的草坪；

两只带双人脚镣的赤脚蹚过了哗哗的河流；

两只带双人脚镣的赤脚踏上了河岸的沙滩；

两只带双人脚镣的赤脚走进了蒿草丛生的灌木林中……

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人喊犬吠声：“快，快，从这边跑了！……”

蒿草丛里。库尔班、秦怀中停住脚，惊慌地张望，只听